

安徽傳統戏曲小丛书



磨坊相會

安徽文艺出版社

磨房相会

徽剧

(青阳腔)

安徽省徽剧团研究室整理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59·合肥

安徽傳統戏曲小叢書

鹽 坊 相 會

(青阳腔)

安徽省徽劇團研究室整理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長江路文化館內)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4号

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書店发行

*

開本787×1092 1/32 1750 · $\frac{13}{32}$ 印張 · 10千字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2月合肥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T8151·14 印數：1—2,100

定价：(7) 0.08 元

封面設計 朱 迪

內 容 簡 介

“磨房相会”，是“白兔記”中的一折。写刘智远从軍一十六載，归望妻子李三娘，在磨房相会，互訴当年苦情。情节悲喜交映，情趣盎然。

这出戏，是从徽州民間挖掘的，整理演出后，发觉此本与明代万历“徽池雅調”刊本相同，以“青阳腔”演唱。这是古老弋阳腔的变体——安徽青阳腔，第一次挖掘整理后的剧目之一。

人物 李三娘
刘智远

李三娘 （杌罗带）

思量命蹇，
遭逢兄嫂害。

（白）我李氏三娘，自从刘郎去后，
哥嫂謀下三条大路来，叫我自縊也
可，改嫁也可，如若不然啊！

（前腔）上剪青絲发，下脱一双綉罗
鞋！因此上，重沉沉的磨儿，累我三
娘，拚着一点鉄心腸，在此慢慢磨磨
挨挨，等夫来。

（白）这磨子里面，倒有二比：这磨

儿，好比我那狠心腸兄嫂。这麦子，
好比我与刘郎一般，却被磨儿磨将下
来，又被篩子打分为两处。

（前腔）似这等麸不能見面，面不能
見麸，重叠叠，碎粉粉，重重叠叠，
碎碎粉粉。一重一重打下篩。日前八
角井边，遇着一位小將軍，那將軍年
紀虽小，倒有方便之心。他帮忙奴来
把家書带，又与奴家查夫問子来，管
叫我，夫妻相会，母子团圓。那时
节，撇下了水不汲磨不挨，狠心腸兄
嫂，断然要受災，我再不受兄嫂害。

刘智远 （上，步步嬌）

皂盖紛紛点翠台，
犹如仙子下瑶堦，
門前桃李在，

尽是刘郎亲手栽，刘郎亲手栽。

（白）我，刘智远，去到邠州，一十
六載，聞知三娘在家受苦，故而回来

探望于她。

（唱清水令）

我本当顶冠束带回家来，

怎奈她的苦情深似海；

因此我打扮当年旧模样，

（夹白）等她诉出苦楚，

等她诉出苦楚再安排。

（白）磨房門为何上鎖？呀，想是李洪信知道我做了官了，把三娘接了回家，他既回头，我便罢休。

（唱步步嬌）

郎舅何苦結冤仇，正是：

夜靜水寒魚不餌，

滿船空載月明归。

滿船空載月明归。

李三娘 噯，苦吓！

刘智远 （唸）我未轉身三五步，

忽听里面叫苦声。

想是三娘在里面，

不免一旁仔細听。

刘智远 要知心腹事，但听她的口中詞。

李三娘 噯，天怎的不明？鷄，怎的不叫的喲。

（唱前腔）

恨金鷄，不打更。

恨夜长，天不明。

（夹白）吓？

此間并非州和县，

为何又有更鼓声。

（白）呵，是了。定是来往官員在那
开元寺中屯扎，也未見得。

（唱清水令）

听譙樓，花鼓平平，

天边皓月照人明。

（白）噯！月呀！你今照着，富豪
之家，夫唱妇随，同欢同乐，也有个
好处。（唱步步嬌）你今照着，李氏三
娘，苦命儿，怎的无月？怎的不去照
画堂，明皎皎，羞答答，羞答答，偏照

我身。李三娘，倚定在磨房門。

（白）这般时候，外面还有人走路，那走路之人，要是男子汉则可，要是妇道之家呵。

（唱前腔）你的命儿，与我李氏三娘，所差不多。李三娘，倚定在磨房門，倚定在磨房門，耳听得窗儿外，路儿响，路儿响，有个人行，刘郎一去不回程。噯！刘智远，狠心的夫！

刘智远 三娘开门，三娘开门！

李三娘 哥嫂我在此挨磨，不敢颺惰。

刘智远 不是你哥嫂，是你刘郎回来了。

李三娘 既是刘郎，当初哪里分别，說来我听。

刘智远 听我道来：

（唱前腔）抛离数载，景致依然在，門前桃李槐，尽是刘高亲手栽。尽是刘高亲手栽。又只見磨房外，如今門楼倒坏，粪草成堆，自我刘高去后，

李洪信好酒貪杯，因此上无人偷摆，
无人偷摆。

李三娘 当初哪里分別？

刘智远 （唱前腔）

自从瓜園分別來，
錦綉鴛鴦兩拆開。

李三娘 日前可有書信？

刘智远 （唱前腔）

日前見你有書來，
上写着，几番受苦几番災，
還有許多恩和愛！

李三娘 （唱前腔）既曉得，几番受苦几番災，
緣何一去不回來；可見你男子漢，你
呵已把心腸壞。

刘智远 （唱前腔）非是我心腸壞，都只為官事
有差，因此上，誤了歸期不得來，誤
了歸期不得來。

（白）三娘你可好？

李三娘 好！

刘智远 呵，好！

（唱前腔）且喜我李三娘，恩情还在，你把忧愁且放开；李洪信，这段冤仇，定要报，莫再等待，莫再等待。

（白）門上有鎖，鑰匙哪里去了？

李三娘 鑰匙哥嫂拿去了。

刘智远 水飯何时送来？

李三娘 記得，送一碗，不記得，餓下一餐。

刘智远 这等苦了妳，我今日，且到开元寺中安下，明日为三娘前去辯理。

李三娘 你不是刘郎？

刘智远 怎的不是刘郎？

李三娘 要是刘郎，当初英雄，哪里去了？

刘智远 是吓！当初太行山，也被我破了一箭之地，今日隔了一层木板門，难道夫妻就不能相会？三娘，里面可有躲身？

李三娘 問它則甚？

刘智远 待俺打下門来。

李三娘 你有官无官？

刘智远 有官怎的？无官怎样？

李三娘 有官就打下門。无官就不要打，我哥嫂性子不好。

刘智远 我刘高，比他性子还不好，你站开些。

（唱前腔）恼得我，一身怒气冲天空，
那怕千层鉄板門。（打倒門介）

（白）三娘在哪里？

李三娘 刘郎在哪里？

刘智远
李三娘（同唱前腔）

多年不見，常怀掛念，
这都是两下姻緣淺，
默默中長思戀，
今晚夫妻重相会，
花重开，月再圓。

李三娘 刘郎請坐。

刘智远 哪里坐？

李三娘 这磨盘上坐坐。

刘智远 这磨盘上，岂是我刘高坐的！

李三娘 你妻子，坐了一十六載，難道你一時也坐不下呀？

刘智远 看在你的受苦分上，权且坐坐罢。

李三娘 不得了，去了面啊。

刘智远 面去麸（夫意）还在。

李三娘 夫回得見天。

刘智远 好个夫回得見天！

李三娘 （唱前腔）

一別瓜園十六秋，
容顏光景不如初，
几回要把衷腸訴，
今日相逢半句无。

刘智远 好个今日相逢半句无。

李三娘 刘郎不觉也老了。

刘智远 （唸） 少年子弟江湖老，

李三娘 （唸） 紅粉佳人白了头。

刘智远 好个紅粉佳人白了头！

李三娘 恭喜你！做官回来。

刘智远 三娘，再不要說起做官，說起做官，

教人惶惶得甚。

李三娘 怎么，做了皇帝？

刘智远 皇帝怎能轻易做得，早去三日也好，迟去三日也好。

李三娘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

刘智远 什么凑巧，去迟了，投了一名馬头軍，

李三娘 馬头軍有几品？

刘智远 没有什么品数的。

李三娘 这等，好大的官。

刘智远 有什么好大官，跟在家中看馬一样。

李三娘 刘郎，莫怪妻子道你。

刘智远 道我何来？

李三娘 你在家看馬，去到邠州又是看馬，难道你爹娘，就葬在馬头山上，生下你这样好儿子，只会看馬。

刘智远 三娘，莫怪我道你。

李三娘 道我何来？

刘智远 我在邠州，聞知你在家中挨磨，我今

日回来，妳还在此挨磨，难道妳家爹娘，就埋在这磨盘底下不成？生下这样好女儿，只会挨磨。

李三娘 我挨磨为着你。

刘智远 我看馬为着妳。

李三娘 你为我哪一桩？

刘智远 你为我哪一件？

李三娘 我挨磨辛苦，你不要来气我。

刘智远 我走路辛苦，你不要来恼我。三娘，告辞了！

李三娘 你往哪里去？

刘智远 我前去偷官囉！

李三娘 官怎么也偷得来？

刘智远 我再去三年，沒有官，就是紗帽也偷一顶来見妳。

李三娘 你再去三年，官是有的，只怕你妻子，等不到你回来。

刘智远 妳乃是受苦之人，有福有寿。

李三娘 （吟）一别瓜园十六年，

全然不見音信傳。
哥嫂在家常打罵，
全無半句怨夫言。

（唱前腔）

實指望，衣錦榮歸，
誰知你這般襤褸回！
這般襤褸回。

（白）我問你，是大路來，是小路來？

劉智遠 大小二路，我劉高還怕哪一個不成？

李三娘 你沒有官回來，難道好衣服，也穿不得一件回來。

劉智遠 這件衣服也不差。

李三娘 （唱前腔）

衣冠不整轉家庭，
有何容顏見親朋。

劉智遠 你嫌我一身襤褸，我定要改換門庭。

李三娘 把你衣冠改換改換吧。

劉智遠 三娘，你不要惱了我的性子，你要是惱了我的性子，我明天下個帖子，到

府里去，叫些人来，把这磨房，改馬房，拆了东边，作起迎宾堂，西边造起御書館，都宪堂盖在正中央，我和妳，夫妻二人同受同享，地久天长。

李三娘 快醒来，不要做梦。

刘智远 一个人明明白白說話，說什麼做梦。

李三娘 依我說，把磨房不要拆，馬房修整起来，你在那边看馬，我在这边挨磨，有人看見，一对好宝。

刘智远 甚么宝？

李三娘 現世宝。

刘智远 你現世，我不現世。

（唱前腔）那知我，巧装打扮，私行到此，无人見破綻；休要說得明明白白，洩漏机关。洩漏机关。

（白）我有一件宝，与你看看。

李三娘 你有宝，拿去換酒吃。

刘智远 我如今不吃酒了。我有黄……

李三娘 不要慌，想是馬明王庙中，偷鷄的事